

# 一处规制特殊的清代 官吏坟茔

□ 田惠民 王建华

四千多年前,舜帝寻狩四方,来到恒山,见山势雄伟,遂封为“北岳”。北岳恒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它海拔 2016 米,叠嶂拔峙,气势恢弘,被称为“人天北柱”、“绝塞名山”。

恒山自古为道教圣地,早在汉代这里已有道教在活动。道教的传统教义中,认为北岳恒山主江河湖海,是“镇水之神”。镇水之神能镇天下之水,也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但她却孕育出了真实的治水能臣,这就是恒山脚下的浑源县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至二十年任河东河道总督的栗毓美。

今天,在浑源县城的东北隅,坐落着一处幽静肃穆、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占地 7000 多平方米的墓地建筑群,这便是栗毓美的茔地。

循浑源城的天峰路北行约千余米,一座高大的砖结构拱券门楼连同郁郁葱葱的柳树同时映入人们的眼帘,门楣正中砖匾上书“栗氏佳城”4 个字。此为栗茔大门——南启门。门外东西两侧,各立着一座高 5 米多的石碑(图一),碑帽为双龙(亦称交龙首),碑座为螭凤(亦称龟趺)。东是“圣谕碑”,西是“神道碑”,两座碑上的书法,笔力遒劲,笔法雄健,雕刻刀工细腻、精湛。

进入“南启门”,是茔地前院。迎面十分抢眼的

建筑物是一座冰清玉洁的汉白玉雕栏石桥和一座三门汉白玉火焰石坊以及东西屹立的两根汉白玉华表(图二)。石坊中坊门横额上书“宫太保河东河道总督栗恭勤公茔”,左坊门上书“崇祀名臣”,右坊门上书“崇祀乡贤”。石坊东北为“谕祭”碑亭,西北为“谥法”碑亭。东西靠围墙各有五间配房。连接前后院的是一座三间二门过殿,过殿朝南的门外有两尊石狮。穿过殿即是一条砖铺甬道,甬道两边对称立着五对石像生(图三),他们是文武官石像各一对、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从外形看去,石人体型匀称,比例适度,衣纹褶线分明;从表情看去,武将威武、文官谦恭,情态逼真,栩栩如生;石马昂首前视,灵动机敏;石虎气势汹汹、勇猛异常;石羊温顺可爱、慈情动人。甬道北边尽头处立着一座三室三阶的祭亭(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毁),连同亭内供桌、椅凳等,全部用汉白玉砌筑,它们冰雕玉砌、银装素裹,望去让人肃然起敬,此亭名曰“永怀亭”。“永怀亭”北是高大的坟丘,它高一丈六尺,台高二尺五寸,左右两阶各五级,全部由汉白玉围砌。

看到这里,人们会对如此气派的墓地建筑赞叹不已,同时又不禁产生些疑问,此墓地主人是何品级?为何其规制甚至超过清朝的王爷、贵妃陵园规



图一 栗毓美茔地大门 南启门

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允许如此越轨吗?

清朝道光时期的河东河道总督为正二品官阶。《清会典》规定的二品官茔地规制是:神道碑一通,碑身高八尺(2.66米),碑首(碑帽)为麒麟形,趺(碑座)为龟形,碑身高加首高再加趺高后总碑高为一丈四尺二寸(4.73米);石像生共三对,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茔地八十步;坟高一丈四尺(4.66米);围墙三十五丈(116.55米);守冢人二户。

这与我们看到的茔地实际规制相差甚远。当然,作为当时名扬朝野的治水能臣,又是皇帝倍加赞赏的宠臣,死后一定会得到皇帝赏赐的。果然我们在栗茔大门外的“圣谕”碑上找到了答案,“……著加恩赏给太子太保銜,照总督例赐恤,住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按《清会典》规定,汉官品级中总督兼太子太保銜应为从一品官阶。而《清会典》中的一品官茔地规制是:神道碑一通,碑身高八尺五寸(2.83米),碑首为螭形,趺为龟形,碑身与碑首和碑趺高度相加后总碑高为一丈五尺一寸(5.02米);石像生的共三对,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茔地九十步;坟高一丈六尺(5.33米);围墙三十五丈(116.55米);守冢人二户。

这还是和栗茔实际规制差距较大。那么究竟有哪些差距呢?如:

(1)栗茔的石坊、石桥、华表柱、祭亭、护坟石全部采用了汉白玉石料。

据“吉祥满族网”载,清代亲王的陵园有汉白玉石桥、石坊,被当地人称为“大白桥”、“大白坊”。

另外,与栗毓美同在道光朝为官的还有一位山西人,他叫祁埏,此人官至太子少保、两广总督。比栗毓美晚四年(1844年)去世,死后道光皇帝“优诏依尚书例赐恤(《清史稿》)”。据《清会典》规定,尚书应为从一品官阶。这样他的茔地规制应与栗茔差不

多吧,但在位于高平县的祁埏茔地,我们看到仅存的碑亭龙柱和旗杆都是普通石质。

(2)栗茔立有华表柱。

华表柱也称擎天柱,是建在皇宫、皇陵建筑群前具有装饰和象征意义的建筑小品,它们使建筑群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据《清会典事例》载,孝陵(顺治皇帝陵)、景陵(康熙皇帝陵)、泰陵(雍正皇帝陵)、裕陵(乾隆皇帝陵)、昌陵(嘉庆皇帝陵)、定陵(咸丰皇帝陵)都有擎天柱和望柱。亲王以下至五品官茔地只有望柱。擎天柱与望柱的区别是前者高而细,顶部有云翅;后者短粗,没有云翅。

(3)栗茔建有两座高大的碑亭。

据《清会典》规定:“惟郡王以上得建碑亭。”而一品官阶至少要低于郡王三个级别。

(4)栗茔原建有东西茶饭房各五间(据墓区全图碑)。

据《清会典事例》载:“亲王……,茶饭房左右各三间,……。世子郡王……,茶饭房三间,……。……贝勒贝子……,茶饭房三间,……。”

(5)栗茔神道两旁安放有五对石像生。

据《清会典事例》载,道光朝之前规定:“公侯伯一二品官,皆用石人二,石马二,石虎二,石羊二,……。”共四对,三品至五品官阶是三对或二对;道光二十四年之后只允许四品官阶以上立三对,石人被取消。四品、五品立二对,即石马、石羊。

如此众多超乎寻常的茔地建筑,在等级森严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社会,墓主人又是个汉人,几乎是不可能。但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怎么解释?答案只有一个——“特赐”。清代皇帝特赐建陵历来有之。雍正皇帝曾特赐其胞弟和硕怡贤亲王允祥超标建陵,其陵园规模比端慧皇太子陵还要高出许多。



图二 栗毓美茔地前院





图三 石像生及栗毓美坟丘

为什么道光皇帝对一个二品的汉人臣子如此器重呢?《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三·列传一百七十》末尾的一段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严烺畏首畏尾,湖河并不能治。张井创议改河,而不敢执咎,迄于无成,灌塘济运,赖以弥缝。麟庆、潘锡恩循其成法,幸无大败而已。吴邦庆讲求水利,而治河未有显绩。栗毓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砖工创法为可纪也。

南河(咸丰时期干涸)、东河(黄河)在清朝道光时期泛滥得很厉害,南河因运粮任务重而影响了有效的治理,造成河道损坏严重。黄河屡屡决口。栗毓美之前的几位河道总督,要么不切实际盲目蛮干;要么畏首畏尾,怕这怕那;要么空谈理论;要么墨守成规,其结果不是阻塞河道严重影响粮食运输,就是河堤决口引发水灾。朱襄、钟祥、文冲,也由于治河不力,使河堤多次决口,治河工程更加艰难了。只有栗毓美(道光十五年(1835)到二十年期间任河东河道总督)实心实力,治水有方,是当时超乎寻常的河臣之冠。他的业绩不仅仅是创造了“抛砖筑坝法”,而是多方面的,比如:增效节支。抛砖筑坝成效显著,三年节约治河经费银三十六万两;治河事必躬亲、实干加巧干;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两袖清风……,都被载入史册。

《清史稿·列传》载,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清嘉庆中期以拔贡考授知县(正七品),相继在河南温县、孟县、安阳、河内、西华等地任职,“所至著绩”。嘉庆末年其父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三年)。道光初服丧期满,补武陟知县,后累任光州直隶州知州(从五品)、汝宁知府(从四品)、开封粮盐道(正四品)、湖北按察使(正三品)、河南布政使(从二品)、护理巡抚(从二品)、河东河道总督(正二品)。

栗毓美任知县时,经常“勤求河务”,凡是治河筑

坝工程“皆亲其事”。就任河东河道总督后,常常“小舟周历(黄河)南北两岸”,调查研究,实地解决问题。道光十五年(1835年)汛期,原阳(汛名)的一段河堤急需加固,因该地段原来未曾出过险情,故没有准备材料,又因地域原因,也无法取土。他想法收买民砖,尝试以砖抛河筑坝数十处。工程刚完,“风雨大至”,但“……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清史稿·列传》载经过这次尝试成功后,他将此情况上报朝廷,要求建官窑烧砖,很快被批准。此前,治河均采用传统的“抛碎石筑坝”法,此后的一年多,“抛砖筑坝”法使治理黄河工程成效显著,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正是由于栗毓美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加之坚持并施行的方法得力,故“在任五年,河不为患”。然而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导致健康严重透支,不堪重负的他终因积劳成疾,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十八日猝死在巡河途中。

他的死,使朝野震动,道光皇帝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即下谕旨曰:“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持躬端谨,办事实心,自擢任河督以来,慎厥修防安澜,奏绩本年京察,特予交部议叙。河工剧要,倚畀方深,遽闻溘世,殊堪悼惜。著加恩赏给太子太保銜,照总督例赐恤,住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次子栗耀加恩赏给进士,俟服阙后一体殿试,钦此。”并授谥号曰“恭勤”,诏令入“名宦祠”祭祀。

当他的灵柩由河南运回山西时,沿途百姓设供路祭,挥泪相送,千里不绝。之后,沿河百姓奉旨建庙,将他供为“河神”,每遇水患,即予祭拜,“数著灵应”。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古建筑维修质量监督站)